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三章

余禮乳媪既畢，悲喜交並。媪一一究吾行止，乃命余坐，諦視余面，即以手拊額，沉思久之，淒然曰：「傷哉，三郎也！設吾今日猶在彼家，即爾胡至淪入空界？計吾依夫人之側，不過三年，為時雖短，然夫人以慈愛為懷，視我良厚。一別夫人，悠悠數載，乃至於今，吾每飯猶能不忘夫人愛顧之心。」

先是夫人行後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，吾但順受之，蓋吾感夫人恩德，良不忍離三郎而去。迨爾父執去世之時，吾中心戚戚，方謂三郎孤寒無依，欲馳書白夫人，使爾東歸，離彼獠獠。

詎料彼婦偵知，逢其蘊怒，即以藤鞭我。斯時吾亦不欲與之言人道矣！縱情撻已，即擯我歸。」

媪言至此，聲淚俱下。斯時余方寸悲慘已極，顧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媪，惟淚湧如泉，相對無語。余忽心念乳媪以四□許人，觸此憤懣，寧人所堪？遂強顏慰之曰：「媪毋傷。媪育我今已成立。此恩此德，感戴何可言宣？余雖心冷空門，今茲幸逢吾媪，借通吾骨肉消息；否即碧落黃泉，無相見之日！以此思之，不亦彼蒼尚有靈耶？余在幼齡，恒知吾母尚存，第百思莫審居何許，且為誰氏。今吾媪所稱夫人者，得非余生身阿母？奚為任我子子一身，飄搖危苦，都弗之問？媪試語我，以吾身世究如何者。」

媪既收淚，面余言曰：「三郎居，吾語爾：吾為村人女，世居於斯，牧畜為業。既嫁，隨吾夫子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其樂無極，寧識人間有是非憂患？村家夫婦，如水流年。吾三□，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，僅遺稚子，即潮兒也。是後家計日困，平生親友，咸視吾母子為路人。斯時吾始悟世變，愴然於中，四顧茫茫，其誰訴耶？」

「一日，拾穗村邊，忽有古裝夫人，珊珊來至吾前，謂曰：『子似重有憂者？』因詳叩吾況。吾一一答之，遂蒙夫人憐而招我，為三郎乳媪。古裝夫人者，誠三郎生母，蓋夫人為日本產，衣制悉從吾國古代。此吾見夫人後，始習聞之。『三郎』即夫人命爾名也。嘗聞之夫人，爾呱呱墜地，無幾月，即生父見背。爾生父宗郎，舊為江戶名族，生平肝膽照人，為裡黨所推。後此夫人綜覽季世，漸入澆漓，思攜爾托根上國；故掣爾身於父執為義子，使爾離絕島民根性，冀爾長進為人中龍也。明知茲事有幹國律，然慈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，乃親自抱爾潛行來游吾國，僑居三年。忽一日，夫人詔我曰：『我東歸矣，爾其珍重！』復手指三郎，淚聲含淚曰：『是兒生也不辰，媪其善視之，吾必不忘爾賜。』語已，手書地址付余，囑勿遺失。故吾今尚珍藏舊篋之中。」

「當是時，吾感泣不置。夫人且賜我百金，顧今日此金雖盡，而吾感激之私，無能盡也。尤憶夫人束裝之先一夕，一一為貯小影於爾果罐之中，衣篋之內，冀爾稍長，不忘見阿母容儀，用意至為淒惻。誰知夫人行後，彼家人悉檢毀之。嗣後，夫人嘗三致書於余，並寄我以金，均由彼婦收沒。又以吾詳知夫人身世，且深愛三郎，怒我固作是態，以形其寡德。怨毒之因，由斯而發。甚矣哉，人與猛獸，直一線之分耳！吾既見擯之後，彼即詭言夫人已葬魚腹，故親友鄰舍，咸目爾為無母之兒，弗之聞問。跡彼肺肝，蓋防爾長大，思歸依阿娘耳。嗟乎！既取人子，復暴遇之，吾百思不解彼婦前生，是何毒物？蒼天蒼天！吾豈怨毒他人者哉？今為是言者，所以懲悍婦耳。爾父執為人誠實，恒念爾生父於彼有恩，視爾猶如己出。誰料爾父執辭世不旋踵，而彼婦初心頓變耶？至爾無知小子，受待之苛，莫可倫比。顧爾今亭亭玉立，別來無恙；吾亦老矣，不應對爾絮絮出之，以存忠厚。雖然，今丁未造，我在在行吾忠厚，人則在在居心陷我。此理互相消長。世態如斯，可勝浩歎！」

吾媪言已，垂頭太息。少須，媪尚欲有言。斯時余滿胸愁緒，波譎雲詭。顧既審吾生母消息，不願多詢往事，更無暇自悲身世，遂從容啟媪曰：「今夜深矣，媪且安寢。余行將子身以尋阿母，望吾媪千萬勿過傷悲。天下事正復誰料？媪視我與潮兒，豈沒世而名不稱者耶？」

既而媪忽仰首，且撫余肩曰：「傷哉，不圖三郎羸瘠至於斯極！爾今須就寢，後此且住吾家，徐圖東歸，尋覓爾母。吾時時猶夢古裝夫人，旁皇於東海之濱，盼三郎歸也。三郎，爾尚有阿姊義妹，嬌隨娘側，爾亦將聞阿娘喚爾之聲。老身已矣，行將就木，弗克再會夫人，但願蒼蒼者，必有以加庇夫人耳。」

翌晨，陽光燦爛，余思往事，歷歷猶在心頭。讀者試思，余昨宵烏能成寐？斯時鬱伊無極，即起披衣出廬四矚，柳瘦於骨，山容蕭然矣。繼今以後，余居乳媪家，日與潮兒弄艇投竿於荒江煙雨之中，或騎牛村外。幽恨萬千，不自知其消散於晚風長笛間也。